

先是我父亲不赞成女儿去剑桥大学深造：“你在美国，世界末日来临我可以很方便带你回家，要是你漂洋过海……”继而父母飞越大半个美国，来到哈佛大学，试图拯救魔鬼附身的女儿。做女儿的却不领情。“我所有的奋斗，我多年来的学习，一直为了让自己得到这样一种特权：见证和体验超越父亲所给予我的更多的真理，并用这些真理构建我自己的思想”。

塔拉很看重家庭和亲情。事实上，这以后她回过家。无奈父母认定女儿已被魔鬼控制，不但把她当做危险人物，而且视其为邪恶之物。

今日塔拉，已不是当年那个帮父亲干活的单纯少女。“我做的决定，是由一个改头换面的人，一个全新的自我做出的选择，我称之为‘教育’。”

教育，不单指学校教育，还包括阅读，包括社会对个体的影响。有人说，让两个人渐行渐远的，不是距离，而是“三观”。接受过“教育”的塔拉，跟她的父亲，如同两个“三观”严重不一致的人。两个人都不愿妥协。回到从前，没有可能。

人是能思想的苇草，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，最为珍贵。塔拉的冲破束缚，“背叛”父亲主宰的家庭，分明是义无反顾飞往属于自己的山。

一个没有上过小学和中学的山里娃，居然成为作家和历史学家，很容易让人想到励志。不过作者的目的和重点，似乎不在此。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奖学金，塔拉竟“丝毫提不起热情”，为什么？人家心底极为在乎的，是家庭和亲情啊。当然，把它当励志书，也未尝不可。

《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》[美]塔拉·韦斯特弗 著 南海出版公司

我向往的美好，不是有多少钱，也不是有多大的房子，是有点空闲，随便往沙发，往墙角，往河边一躺，惬意地读半卷闲书。

现在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了，偶尔到朋友亲戚家做客，看到的多是豪华的装修，高档的家具，却很难见到一本书。就连儿时常看的小画册，随处可见也没有。

读书，尤其是读闲书，看似没有什么用，但久而久之，它会给人一条无形的线，一头将人性的堕落勒住，另一头指引着人性的升华。

因为有了这条线，人才会踏实，人才会有恪守，有底线，不张牙舞爪，不搬弄是非。

闲书，还能将人从梦境里唤醒，让人体味到阳光的明朗和月光的柔软，不再浑浑噩噩，彷徨迷离。

世事多变，江湖易老，一天天的逝去中，你怎么也得闲一会儿，与闲书相伴。

“一方庭院深幽处，半卷闲书一壶茶”，这是多少人的理想境界，可是，当很多人有了深幽庭院，就从内心里再也不属于读书了。

富有和读书之间，是个不等号。就是这个两横一斜杠，扭曲了不知多少人的灵魂。

书是一条不用水和桨的船，它愿意将每个人从暗里载往明处，就看你能否静下心来，剔除浮躁。

时光行走，因为书，抗而不喧。在这个除了容易发胖，别的都不容易的社会里，弄半卷闲书读读，也不是一件多难的事儿。

读闲书，还有一个意想不到，就是抵达天真。

抱半卷闲书，往沙发，往墙角，往河边一躺，那姿势，像个憨憨的猫咪一样，多好玩啊。

读来读去

搬家就是搬书

王诵诗

这次搬家也是，所有物品请人搬运，书和杂志，我一本本整理好，装在纸箱里，找来三轮车，一趟一趟，上楼下楼，搬到新家。书是我的宝贝，有的已陪伴我几十年，搬家七八次一直不舍。

工具书《现代汉语词典》《辞源》《辞海》《中国成语大辞典》《中华大字典》《古代汉语词典》《汉语大词典》《新华字典》《说文解字》等等须臾离不开，能丢吗？

《红楼梦》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儒林外史》《聊斋志异》《三言二拍》《西厢记》《老残游记》《官场现形记》《孽海花》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等等这些古典名著，还有《唐诗》《宋词》《唐宋八大家散文集》，随时都要翻一翻，也不能丢吧。

巴尔扎克说过，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。《巴黎圣母院》《红与黑》《悲惨世界》《包法利夫人》《雾都孤儿》《傲慢与偏见》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《茶花女》《高老头》《老人与海》《简·爱》《呼啸山庄》《安徒生童话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《猎人笔记》《钦差大臣》《日瓦戈医生》等外国名著，能感受异域风情，通晓地理历史，欣赏传奇故事，怎能抛弃呢？

《呐喊》《彷徨》《围城》《四世同堂》《骆驼祥子》《边城》《传奇》《荷花淀》《小二黑结婚》《艳阳天》《白鹿原》《平凡的世界》《朱自清散文集》《冰心散文集》，我读不止一遍了，“书卷多情似故人，晨昏忧乐每相亲”，留下来还要继续读，但信我卢别有春。

我自己写的几本书，选用我文章的报刊书籍，格外呵护。文章是自己的，敝帚自珍，留个念想吧。

搬到新家，文友造访，翻看着书架上整齐的书开我玩笑，“苔丝、上尉的女儿、爱玛、菲菲小姐、娜娜，你的红颜知己还真不少！”我回道：“你不要嫉妒哟，还有男子汉呢，你看，基督山伯爵、罗亭、斯巴达克斯、三剑客、堂·吉珂德，他们也来了，结伴《飘》去《静静的顿河》，恰逢《这里黎明静悄悄》。”文友大笑。

飞往自己的山

苦李

深读

挖个大坑，把一千加仑的油罐藏入其中，甚至自己制造子弹，用塔拉的话来说，是“半个疯子”。塔拉成长过程中，家里一直在为末日降临做准备。

父亲认为公立学校是政府用来洗脑的，是政府引导孩子远离上帝的阴谋。塔拉只在每个星期天去主日学校，那是免费的，且局限于宗教教育。

父亲有个废料场，十岁的塔拉做勤杂工，拆解废品是其日常。他不许小女儿劳动时戴手套和安全帽，理由是，会减慢速度。塔拉说：“爸爸总是把信念置于安全之前，因为他相信自己是正确的。付出代价的是我们”，有时也会去各处搭建仓库。一个姑娘家，被安排干各种危险活，包括没有任何安全措施的高空作业。塔拉的工作之一，是操作起重吊机。

塔拉的母亲是无证助产士，塔拉九岁就开始协助接生。母亲是一个习惯于顺从自己丈夫的人。

哥哥肖恩是控制狂，有暴力倾向，动辄骂妹妹“妓女”，屡次强行把塔拉的头塞进马桶，逼迫她承认是妓女，尽管本分的妹妹不曾穿过短袖短裙，更

没有吻过任何一个男孩。

某天干活时，十六岁的塔拉卷起袖子。父亲立即走过来，拉下女儿的袖子，说：“这儿不是妓院。”

不一而足。简直令人窒息。塔拉鼓起勇气，决定尝试过正常人的生活，将自己从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。

先经历一个时期的艰苦自学。父亲总是阻止女儿看书学习。有一次塔拉看数学书被逮到，就令她给果树浇水，而当时正下雨。

大学入学考试，是其人生第一次考试。分数出来了，还行。父亲就很生气，要女儿赶紧去出租房，不准住家里。

暑假为挣学费，她去镇上打工，而不是帮父亲干活。结果，父亲把女儿的衣服统统扔出去，扔在雨中的草地。交不起房租，甚至没钱买课本，为此，塔拉做过保洁工作，卖过血。

父亲一向认为，医院是政府阴谋的一部分。女孩塔拉没有出生证明，不知道自己的生日，没有吃过药片，没有去过医院，绝对不相信医生。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巨大的。

点读

命运敲打下的人性光辉

张崇良

余华的小说《文城》，以饱含深情与悲悯的叙述，通过宅心仁厚的林祥福和自我救赎的纪小美，塑造了不尽完美而充满人性之光的笃定人物形象，凄美、孤寂画卷中人物的命运，给我们带来温暖与感动，透视出对生命的敬畏。

纪小美在万甯成长起来，天性活泼，十岁以童养媳入沈家，因一件蓝印花布新衣裳，被婆婆斥责哭泣，开始了第一个早晨。她将活泼天性埋藏心底，后因偷穿这件新衣服，被婆婆抓了现行，定性为“淫”，差一点被送回娘家而蒙上阴影。

小小年纪的她放声大哭，但“看见婆婆在油灯下皱眉”，立刻倒吸一口气，哭声“戛然而止”了。“这个衣橱在此后的日子里让小美感到如坟墓那样板阴沉”，当12岁可以穿上心爱的花衣裳，她“眼睛里已经没有金子般的颜色了”。
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小美在无声地接受着婆婆的改造中不苟言笑。

六年来只要是婆婆说话，她听了都要点头，在婆婆的家长制和自身的卑微恐惧中，草草结束了童养媳的结婚仪式。而当第一次感受婆婆情意的時候，她“无声地哭了，眼泪一颗一颗掉落在胸襟”。

当命运摆在她面前时，她没有选择的余地，只能逆来顺受，“看着自己的双脚，一步一步告别溪镇的道路”。沈家已是她内心深处，她“看到了自己的今后，一个被夫家休掉的女人回到村里，父母兄弟觉得低人一等，左邻右舍忌讳她前去串门”，从此抬不起头来，终将孑然一身。

读到这里，通过对小美视角的聚焦，她内心深处

处的家已不要她，能回的娘家又无法安身，实质上她已“无家可归”了。所以当阿强贸然偷着到娘家接她私奔，她“低头前行，眼睛里满是走动的脚，她紧紧盯住长衫下面走动的两只脚，那是她丈夫的脚，她要寸步不离”。

从“牢笼”里解救出来，命运峰回路转，她“真想大哭”，这里有委屈，更多的是感激。她跟随阿强远走他乡，花光了所带银元，漂泊不定，风餐露宿，但他们不离不弃，相依为命。

这个男人在她忍辱负重之时，突然出现在她面前，冒天下之大不韪将她带上远走他乡，无疑留在了她的记忆深处。她这辈子注定了要跟着他，以至为了生计，阿强算计林祥福，她默许了阿强的计划，在艰难抉择中两次不辞而别，留下林祥福和年幼的女儿相依为命。

从因一件新衣裳被斥责，将钱私自接济小弟，被休回娘家，到和阿强离家出走，与林祥福两遇两别，到一路奔波北上南下，到溪镇躲避林祥福，为林祥福祈福，这些情节和场景，看似一个个小小的浪花，一个个小小的珠子，简洁线性地呈现在读者面前，但些叙事单元一旦串联起来，便形成了小美从“被送走、被辱责、被压抑、被休弃，到走出牢笼、发现自我、释放自我、自我救赎”的艰难命运抉择。

命运像鼓点一样，一次次敲打在她的身上，探查和考量生存境遇，有时没得选择，有时不得不去面对，有时又难以选择与割舍，最后在两难中走上了不归路。

书与人生

几许清气入中年

杨福成

放弃了很多东西。

人到中年，为人还有所执持，有所讲究的，似乎已不多见，更多的是每天为一些现实的利害得失盘算纠结。“兀兀以穷年”，将一顶乌发，换成了一脑门的生意经，一门心思谋求的是利益最大化，早已将年轻时“喜欢的样子”置之脑后了。

前两年出现了网络新词“油腻中年”“油腻大叔”，我觉得比较形象地概括了中年人的特点。油腻，想想就令人感觉不爽，惹人生厌。网络上多就外形而论，说什么“将军肚”“秃顶”等等，这些当然对一个中年人的形象不利，但我觉得“油腻”的精髓并不在此，更多的表现在一个人的言谈举止。

“油腻大叔”的突出表现，在于张嘴就是那套“油腻”的“生意经”，只关注谈论和现实利益相关的话题，炫耀兜售自己的所谓“成功之道”。

还有一种变相的“生意经”，那就是逢人必谈“学术”，什么“学术”火就谈什么，谈老子，谈庄子，

煮雪烹茶

“我是读书人”

侯兴锋

于追名逐利，趋附于权势富贵的人，喜欢刹那繁华，拒绝淡泊宁静，耐不住寂寞，有着成为富豪的天赋，也就不指望那些领域多出些大师了。

“板凳需坐十年冷，文章不写半句空”。这个世界上，毕竟还是有人远离喧嚣，坚守寂寞，一心朝着富豪以外的目标努力。

钱钟书潜心读书做学问，很不喜欢应酬。有一位外国女士打电话给他，表示非常喜欢他的文章，想要登门拜访。钱钟书听后，赶紧说道：“尊敬的女士，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，又何必去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？”那位女士深为钱钟书的幽默婉拒所折服，只好作罢。也正是有了这种甘于寂寞，闭门读书做研究的态度，可谓“躲进小楼成一统，管他冬夏与春秋”，钱钟书才写出了《谈艺录》《管锥篇》等学术巨著。

“芥川奖”是日本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奖项，但有一位获奖者田中慎弥却很让人不解，他外表平淡无奇，年纪轻轻，也没有什么高学历，却能获得



《文城》余华 著 新经典出品/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虽然他曾错过林祥福的金条，两次不辞而别，留下其父女孤苦相依，但相信读完文本，我们会和林祥福一样，在内心深处对她的命运和抉择进行审视、关照和理解，用悲悯的情怀对她短暂的一生给予理解。

宅心仁厚的林祥福，命运同样让我们叹惋。他以田野般的宽厚，接纳了去而复返的小美，面对小美再次不辞而别，他毅然抵押变卖房屋田地，背上那个庞大的包袱，一路南下探寻。舟车劳顿，日夜兼程，走在龙卷风里，走在雪夜里，扎根在溪镇接近文城，却始终没有得到小美的蛛丝马迹。

当顾益民被土匪绑架，他当仁不让地挺身而出，去刘村赎票。虽然临行前给老家的田大、顾益民、女儿写了遗信，做好了赴死的准备，知道此行“非同寻常”，坐在船头依然“神情严肃”“思绪万千”，但他仍然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不归路，与土匪交涉时大义凛然、威武不屈、英勇赴难。

在他身上，不仅有清王朝坍塌之后战乱不止、匪祸泛滥、社会秩序失常状态下，对“仁”和“善”的坚守，也有对“义”的品质的高扬。谈到田家兄弟停下棺材板车，停在小美和阿强的墓碑旁边，出现“纪小美的名字在墓碑右侧，林祥福躺在棺材左侧，两人左右相隔，咫尺之间”的画面时，那种天各一方、地老天荒的怆然隔世之感，以及对生命的敬畏之感油然而生。

《文城》余华 著 新经典出品/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谈王阳明，谈曾国藩，似乎对这些人的思想都了然于胸，侃侃而谈。听来听去，中年大叔谈的内容和这些人并没有几毛钱的关系，只不过从对这些人的一点皮毛中发现了“生意”，所谈的还是一笔账目，一套“生意经”。

人，生来就应该是真诚的，要不怎么有“赤子之心”呢。但随着人的成长，融入了社会上的“大染缸”，赤诚之心慢慢就被蒙住。到了中年，“真诚”就成了一种稀缺的品质，云山雾罩、瞒天过海的话里话外，往往找不到一点本色的东西。你想感受一下对方的心，对不起，“西北望长安，可怜无数山”。

虚伪成性，怕是最令人生厌的一种人品了。青年人达到这个“境界”的还不多，中年人如果缺乏自诚，倒是容易成为一个虚伪成性而又不自觉的人。倒是人性中最后的一点真诚没丢，靠一张假面，一张巧嘴，招摇于世间，是人生的成功呢，还是人性的悲哀？

每读东坡诗词，不管这些诗词写于哪个年龄段，总能让人感受到一颗赤诚之心，一种清静之气，令人神清气爽，超然脱俗。

“且陶陶，乐尽天真，几时归去，作个闲人。对一张琴，一壶酒，一溪云。”

人到中年，也无须满身油腻。读读苏子吧，携几许清气，一份天真。

《人到中年》 湛容 著 花城出版社



《谈艺录》钱钟书 著 新知三联书店

如此高级别的文学奖项。通过媒体对他的报道，人们不由恍然大悟：“田中慎弥没有手机，也不用电脑。但他却很执着，甚至有些固执，躲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与寂寞相伴，专心读书和写作。从他身上，人们看到了日本文学新的希望”。田中慎弥能够排除外界的干扰，耐得住寂寞，埋头写作，终成一代大家。

想到这些，我的心绪慢慢打开了。我虽然平凡得就像一粒小小的沙尘，但我追求的是一份自然、一份率真、一份简单、不媚俗、不从众、不屈服，活出了真实的自我，亮出了生命的本色，这是做人的一种美好境界，即使别人不懂。

当然，寂寞的读书生涯，可能一辈子清贫与清苦，而与灯红酒绿和权力、财富这些东西也会无缘。可是，精神境界的超然、恬淡，却是任何物质换不来的。

再碰到酒局，需要介绍时，我也会腰杆挺直，并微微一笑，骄傲地说：“我是读书人”。

博古架

让阳光照进心里

颜玉镜

阳明心学盛行以前，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“格物致知”的程朱理学流行于世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程朱理学变得越来越虚无缥缈起来，慢慢成了“空中楼阁”，成为“以理制人”的工具，而后阳明心学逐渐盛行。王阳明的心学体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：知行合一、心即理、致良知。

“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”。知行合一的方法亦可用于工作，做好本分事，不推辞，不拖延，极度认真地过好每一天。工作的同时，也增长了自己的心智，在热爱工作，投身事业的过程中，抑制私心，陶冶人格，同时积累经验，提高能力，取得信任和尊敬，“极度”认真地工作，才可能扭转人生。做好本分事，静下心来，也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修行。

程朱认为理在外，心在内，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，如何让心与理合一？王阳明提出“心即理”，意为“吾性自足”“吾心自足”“吾理自足”，即心与理合一。

心外无事，心外无物，修心即向内求，每件事都可以磨炼心性，事无大小，用心磨炼，皆有所成。此心不动，随机而动，正如《菜根谭》里说：心无物欲，即是秋空霁海；座有琴书，便是石室丹丘。我们能改变的是自己，辨明好利好货之心，自然会放下很多苦恼和纠结，将眼光投向自己的内心，去检索自己的内心，跨越自己的心坎。

“致良知”，就是“致吾心之良知”。王阳明的《传习录》中提到，天地虽大，只要心存良知，心怀善念，哪怕只是凡夫俗子，也有可能成为圣贤。王阳明所说的“良知”，等同于本心、初心。本心人人有，但多数人不能坚守，那便是因物欲蒙蔽了双眼。唯有本心呈现，才能轻松自在。人心的不静来源于人心的不净，惟有守静与慎独以树心之正。

社会之中尘事纷繁复杂，生活工作节奏越来越快，人心不免浮躁，能用心领悟经典之语，观本心，遵天理，既恪守自我，亦不强求，更无肆意妄为，破除心中之贼，持不动心，践行修养。

禅宗里有一句话：佛不渡我我自渡，不为彼岸只为海。人生是场修行，苦乐全在心境，持平常心，行本分事，做厚道人，方能活出人生最高级的状态。

《传习录》王阳明 著 读客文化出品/江苏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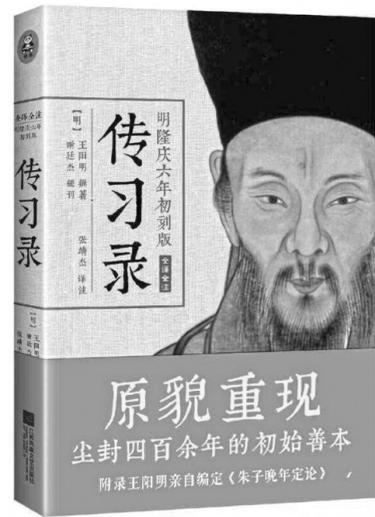
聚会时，假使碰到有陌生的客人，免不了介绍一下，以相互结识。人到中年，好多同学、朋友历经摸爬滚打后，要么做了单位的一把手，要么做了私企的老板。钱权在手，底气很足，被介绍时明显带着优越感，腰杆挺得很直。介绍时，让人作了难，我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光环，只能报上名字说这是某某某。

我除了工作，就是沉浸在书里，只有个“书虫”的绰号，很难登大雅之堂，介绍了也没什么优势。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，在社会的一些角落，读书似乎成了一种另类的存在，不被人喜。

想想也是，他们谈论高档菜肴和美味小吃，你插不上话，因为你常吃的是青菜豆腐；他们谈论时装的品牌与款式，你插不上话，因为你身上穿的是一袭褪色的旧衣；他们谈论汽车的价值和性能，你插不上话，因为你的座驾是骑来的一辆自行车；他们谈论打牌和游戏的惊险与刺激，你也插不上话，因为你眼里就只有那一页页寂寞的文字。

这种格格不入和天堑壕沟般的差距，一下子把你推向了圈外，造成了孤立。我独自黯然着，我落伍了吗？我不合时宜了吗？

前两年在杂志上看到过《富榜校友会特别报告》，报告显示，大高校友富豪榜，某大38人排名第一，某大26人排名第二，某大22人排名第三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中国的大学不缺富豪，缺大师。红尘滚滚，物欲漫漫。忙碌于勾心斗角，热衷



《传习录》王阳明 著 读客文化出品/江苏文艺出版社